

丘逢甲先生之詩

陳漢光

一、論丘逢甲之詩的地位

清詩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不受重視的；尤其是晚清的一時期，似乎更沒有甚麼大詩人。不過，也有人以鄭珍及金和（字亞匏）代表洪楊，黃遵憲（字公度）代表甲午，王闓運（字壬秋）結束了中國兩千年來舊體詩。如果這種劃分是可以的，我認為在黃遵憲的下面，或可以加上「丘逢甲代表乙未」，不知道是否適當？

從表面上看，「乙未」是「甲午」的延續，但就法理上論：甲午之戰，是清政府與日本之戰，已由馬關和議結束了；乙未之戰，是中國士民在臺灣自主抗日的另一戰爭，兩者在實質上是大有分別的。如果就詩的本身分析，即可看出有關「甲午」的詩，反映的是「激憤」；有關「乙未」的詩，反映的是「激勵」而後轉向「哀傷」；丘逢甲的詩，就是轉向「哀傷」的詩的代表作。許多人因為沒有把「甲午」和「乙未」分開；同時又因為黃遵憲的名氣太大，丘逢甲幾乎都被遮蓋了；甚至在整個晚清的詩史上，連丘逢甲三字也找不出來，這未免太不公道的了。

逢甲七歲能詩，十四歲應童子試，獲全臺第一，受知於學使丁日昌，贈「東寧才子」印一方（註一）。後來唐景崧（臺灣巡撫）屢稱其為「丘才子」（註二）；臺人施梅樵集其詩合黃遵憲所作輯印「丘黃二先生遺稿合刊」有謂：「丘逢甲進士字仙根，官工部主事，臺中州人，詩名聞海內外，與嘉應之黃遵憲（字公度，官臬憲）之詩相伯仲。此二老平生著作宏富，雖已作古人，余讀其遺篇，心為之醉，朝夕不忍釋。」可見他的詩作，即令遜於黃遵憲，也該在晚清時期中佔有地位的。丘菽園擬刻「南中十子詩」，曾預入林鶴年（註三）；「丘才子」當然也應被列在內的。

綜上所見，「丘才子」詩，是應值得推介的；尤其是在晚清時期就臺灣區域內或閩粵的區域內，即不是首屈一指，也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如果再縮小在「乙未役」的反映而言，那更是可以大書特書了。

二、有關丘逢甲之詩集

1. 嶺雲海日樓詩鈔

說到「丘才子」的詩，首先要提到「嶺雲海日樓詩鈔」了。這部「詩鈔」共有「丘才子」詩一千六百八十五首；洋洋大觀，從量的方面看，確實不少。可惜的是這部「詩鈔」沒有一首是早期的作品；除了在第三版出書時加入「離臺詩」六首外，剩下一千六百七十九首全都是西渡後的作品，而「離臺詩」也是西渡前約一個月內所作的。故可以說「嶺雲海日樓詩鈔」是「丘才子」晚期的作品。如果將「丘才子」七歲能詩再後退到入泮時（十四歲）能詩，西渡前十九年間的作品均未收入，這是「詩鈔」最大的缺點；同時也是最大的優點。優點就是它收入的「多哀涼悲壯之作」（鄒魯語）；幾乎沒有風花雪月的作品，在一千六百八十五首中，最少有一千首是在懷念臺灣或與臺灣有關的；因此可以說「嶺雲海日樓詩鈔」就是懷臺詩鈔。

「詩鈔」共有四版：初版於民國二年梓行，計刊十三卷，係其四胞弟輯甫所輯。二版於民國九年梓行，其門生林商翼等十二人校印。上二種版本，傳世甚少，筆者未曾寓目。三版於民國二十六年由國立中山大學梓行，其門人鄒魯為之校編；增收丘瑞甲續輯「選外集」三百六十五首，外加鄒魯撰的「序」，丘瑞甲撰的「小誌」，丘琮撰的「年譜」等。四版於民國四十七年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梓行，增

入周憲文撰的「後記」，並附丘琮的「附誌」及「註」若干處。是書編入「臺灣文獻叢刊第七〇種」。

2. 柏莊詩集

連橫「臺灣詩乘」云：「仙根（逢甲號）在臺之時，著有『柏莊詩集』，乙未役散佚，聞爲里人所得。傳鶴亭會向借抄，弗許，故未得其舊作。」按「柏莊」二字，就是逢甲的宅號，邱菽園在他的「揮塵拾遺」有這樣的記載：「仙根故無家，里中戚友弟子，至是醺資爲買某氏宅。宅多餘地，水木明瑟，中有老柏，故名柏莊。唐公（景崧）聞而寄詩云：『新得柏莊疑傲我，山林終恐誤英雄。』」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光緒十六年下記云：「是年，公主講臺中（臺灣之誤）府衙文書院、臺南府羅山書院、嘉義縣崇文書院，年中往來各書院間。……遷居臺中府臺灣縣柏莊新宅。」由此可證「柏莊」是在那時候興建的，「柏莊詩集」也是在那時候以後的事。不知道這詩集尙在否？

3. 蟄菴詩存

其次逢甲的詩集又有「蟄菴詩存」。邱菽園云：「仙根詩之鈔寄余處者，起乙未秋，迄庚子夏，約五百首，號『蟄菴詩存』。」按「蟄菴」即逢甲號，「乙未秋」即逢甲西渡後。這應是「大吏聞其賢，屢招之，倉海均婉謝不肯出。」所號的「蟄菴」，又當在「往往側身南望故鄉故國掩映於蒼煙暮靄中，迷漫不可見，念一身之無屬，獨愴然而涕下。又有時酒酣耳熱，與二三知己談故國軼事，輒虬髯橫張，怒髮直豎，鬚眉噓噓欲動，氣益涌而不可遏。識者莫不哀之！」（見江山淵「丘倉海傳」）這種歲月中蒼涼而又慷慨之作也。此「詩存」雖未刊，惟在「詩鈔」內可見到大概。

4. 金城唱和集

光緒二十四年，逢甲主講潮陽縣東山書院，仍寄寓於潮州府城。時嘉應王曉滄廣文（恩翔）來游，遂偕登鳳凰臺而放歌，曉滄和之。

因而有「金城唱和集」之作。按金城即指潮城也；蓋以潮州有金山，故又稱金城。是年自九月至歲晏，兩人得詩二百首，其不願以示人者，則化灰和淚吞之。餘猶得五十六首寄與邱菽園校訂版行，名之曰「金城唱和集」。（見邱菽園「揮塵拾遺」）

5. 粵臺秋唱

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云：「其丁未（光緒三十三年）秋懷詩、次覃孝方韻者，有『粵臺秋唱』單行本。」此集臺灣幾無傳本，惟在「詩鈔」中有「秋懷」（次覃孝方韻）八首排律及其「疊前韻」、「再疊前韻」、「三疊前韻」、「四疊前韻」、「五疊前韻」共計四十八首，應即「粵臺秋唱」也。

6. 送王豹君之蜀

丘琮又云：「戊申送王豹君之蜀詩，次彭剛直韻者，亦有單行本。」此集臺灣亦未曾見到，惟「詩鈔」則有：「鎮海樓送王豹君方伯（人文）之蜀，次壁間彭剛直韻」七律一首；後疊韻至二十四，應即此集詩。

7. 羅浮游草

庚戌（宣統二年），逢甲遊羅浮、惠州、西樵等地，乃有「羅浮游草」，但未刊行。此事丘復「倉海先生墓誌銘」及丘琮均有述及，惟臺灣未見傳本，「詩鈔」收「遊羅浮」五古詩二十首，每首長達二十句；又「沖虛觀」、「羅浮中秋」、「丹灶」、「洗藥池」、「酒田」、「羅浮寄內」、「答梁友玉鄰」、「有譏衣冠冢詩刻於石者，戲爲正之」、「延祥寺」、「寶積寺」、「九天觀」、「過白鶴觀，訪何仙姑祠，觀大小水簾」、「羅浮五觀皆龍門派，戲成一絕」、「華首臺」、「華龍觀」、「酥醪觀」、「茶山觀」、「稚川手植梅枯久矣，擬就故處補植之」、「梅花觀」、「羅浮異石怪瀑，舉目即是，不止一處也」、「羅浮山下人」、「羅浮山陰特少道觀，戲成一絕」、「自羅浮至惠州，遊西湖泛月放歌」、「與客談羅浮之樂，並言居山

之利，因成長句」等詩，應即是集所收。

8. 邱黃二先生遺稿

逢甲西渡後，臺灣士民耆老對於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不過大家對他的「自主抗戰」的義舉是不便多加傳述，只在他的文事上時常稱讚；尤其他的詩作，更值得人欽佩。鹿港人施梅樵有鑒及此，乃將選取「嶺雲海日樓詩鈔」與黃公度「人境廬詩草」部份合刊為「邱黃二先生遺稿」，那時候正是逢甲離臺的第四十八年（民國三十一年）。此本在臺灣傳播最廣。惜當時正是日本佔據時期，所選擇的詩篇，僅是一些文學意義比較深長的作品，極少有禾黍新亭、悲涼哀壯的詩。當係限於環境，毋怪其然也。

9. 臺灣民主國義軍大將軍倉海先生丘逢甲詩鈔

民國二十一、二年，大陸抗日空氣非常濃厚，二十三年，丘琮乃就「詩鈔」選出有愛國思想與抗日意義的作品名之曰「臺灣民主國義軍大將軍倉海先生丘逢甲詩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這本書似未傳入臺灣。

10 丘倉海先生念臺詩集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臺灣光復已三閱月。丘琮（字念臺）以合浦還珠，選其父有關臺灣各詩百首備出版，赴渝請鄒魯校閱，鄒氏名以「丘倉海先生念臺詩集」，交南京「獨立出版社」刊行。三十六年三月初版，十二月再版。此集傳行最廣，筆者藏有再版本。集中各詩均係選自「詩鈔」。

三、臺灣竹枝詞及其他

就上所見丘逢甲的詩集，在形式上已達十種之多，然而事實上則不外乎兩種：一是「柏莊詩集」；又一是「嶺雲海日樓詩鈔」。「蟄菴詩存」、「金城唱和集」、「粵臺秋唱」、「送王豹君之蜀」、「

浮游草」五種，後來均收入於「詩鈔」；而「邱黃二先生遺稿」、「臺灣民主國義軍大將軍倉海先生丘逢甲詩選」、「丘倉海先生念臺詩集」即係選輯自「詩鈔」。因此，所以說不外乎二種。「詩鈔」已有四版，「柏莊詩集」則未知其下落。民國四十八年十月，余曾輯「丘逢甲先生文獻彙輯」一發表於「臺灣風物」九卷四期。收：徐珂「丘逢甲謀保臺灣」、陸曼炎「臺島抗倭的革命詩人丘倉海」、丘菽園「揮塵拾遺」（部份）、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等達十一種之多。丘琮先生見之甚喜，惟嘆未輯及詩！更而面囑筆者代為蒐集「詩鈔」未收之詩。此事到了現在雖已五年，但却所得無幾。

首先我輯得的是「古香雜拾」收入的「臺灣竹枝詞」四十首；其次則為「臺灣詩乘」中的「碧雲寺題壁」等五首；此外又自「臺海擊鉢集」及「揮塵拾遺」採得四首，都四十九首，茲分錄於下：

1. 竹 枝 詞

臺灣竹枝詞 四十首

野睡他人未肯容，開山新議達宸衷。荒山逐漸開礪確，草草何能便灌封。

光按：「開山新議」應係指同治十三年沈葆楨奏請「開山撫番」之事；至「荒山逐漸開礪確」可能是在光緒初葉至中葉。東寧西畔樹降旂，六月天興震疊師。從此東南遺老盡，更無人賦采薇詩。

光按：永曆三十七年閏六月，施琅率清師克澎湖，明鄭派官齋降表赴澎乞降。

館娃遺址許禪栖，雲水僧歸日已西。話到興亡同墜淚，可能諸佛盡眉低。
鯤鯨香雨竹溪孤，海氣籠沙罨畫圖。襯出覺王金錫地，班支花蕊綠珊瑚。

光按：此詩據云與周莘丈廣文「臺陽竹枝詞」第七相同，恐為誤抄。

峰頭烈焰火光奇，南紀岡巒信火維。寄語佛泉休太熱，出山終有凍流時。

菊滿東籬荷滿池，少寒多暖鷺洲詩。星輶不到雞籠島，寒徹羅衣總未知。

任他顏色照銀泥，一樣朱唇黑齒齊。螻首蛾眉都易事，教人難覓是瓠犀。

牛車轆轤走如雷，日日城東去復回。紅豆滿車都載過，相思載不出城來。

番社瞳朦曙色開，鎗雷箭竹打圍回。黍罌酒熟朝餐早，手劈奇柑煮鹿胎。

一年天氣晴和來，四序名花次第開。手把酒杯酌徐福，如今我輩亦蓬萊。

門闌慘綠屢樓新，道左耶穌最誘民。七十七堂宜跪拜，癡頑齊禮泰西人。

唱罷迎神又送神，港南港北草如茵。誰家馬上佳公子，不看神仙只看人。

自設屏藩番海濱，荒陬從此沐皇仁。將軍不死降王去，無復田橫五百人。

北園荒草幾經春，監國亡來國豈存。若究禍端肇亡國，九原應怨董夫人。

光按：上二詩亦係描寫明鄭之亡；監國即鄭克塽，被董夫人等所害。

師泉拜後陣雲屯，夜半潮高鹿耳門。如此江山偏捨去，年年芳草怨王孫。

光按：此詩寫施琅率清師攻臺，「夜半潮高」而順利登陸鹿耳門。

為憐歸燕一開門，斜日紅棉易斷魂。燕子自雙入自獨，此情消得幾黃昏。

唐山流寓話巢痕，潮惠漳泉齒最繁。二百年來蕃衍後，寄生小草已深

根。

光按：潮惠即廣東潮州及惠州；漳泉即福建漳州及泉州。

竹子高高百尺旂，孟蘭勝會話中元。尋常一飯艱難甚，梁肉如山餉鬼門。

浮槎真箇到天邊，輕煖輕寒別有天。樹是珊瑚花是玉，果然過海便神仙。

教士都憑器識先，海東舊院劇雲連。岱雲去作三山雨，燈火荒涼四十年。

半種花園半種田，兒家生計總由天。揀花風後黃梅雨，滿口珍珠不計錢。

番樣花開又一年，不寒不暖早春天。開正又喜開春宴，贏得詩狂更酒顛。

罌粟花開別樣鮮，阿芙蓉毒滿臺天。可憐鴉鴉皆詩格，聳起一雙山字肩。

生平未覩此中天，好向居人叩末顛。遍地檳榔傳幾代，從頭乞為話便便。

鐵笛吹來竹外煙，梅花消息素懷牽。瑤臺芳訊來何暮，惆悵溪橋欲雪天。

水仙宮外水通潮，潮去潮來暮又朝。幾陣好風吹得到，碧桃花下聽吹簫。

白露滿天蝙蝠飛，寒階枯坐水生衣。竹絲續聞燒三丈，心燼待郎郎未歸。

賀酒新婚社宴羅，雙携雀嫂與沙哥。鼻簫吹裂前峰月，齊叩銅鑼起跳歌。

大東門接小東過，食艷衣香羨此曹。聞說花田近增稅，花排花串價增高。

新歲嘗新已薦瓜，春風消息到兒家。綠磁正汲南壇水，一樹玫瑰夜點茶。

光按：臺灣歸清以後，每年均有進貢西瓜，約在道光五年貢瓜才

告廢止。

晚涼新曲接琵琶，首莉開時日已斜。一擔香風滿城送，涼宵散作助情花。

印收監國劇堪嗟，淚洒孤墳日已斜。城北城南千萬樹，哀魂應化杜鵑花。

盤頂紅綢裏鬢了，細腰雛女學當家。筠籃小隊隨娘去，九十九峰搜竹芽。

黑海驚濤大小洋，草雞親手闢洪荒。一重苦霧一重瘴，人在腥風蠻雨鄉。

光按：此詩據云與周莘丈「臺陽竹枝詞」第三相同，恐為誤抄。

相約明朝好進香，翻新花樣到衣裳。低梳兩鬢花雙插，要鬪時新上海粧。

紅羅檢點掛衣裳，艷洗妝團饋婿鄉。十斛檳榔萬蕉果，高歌黃竹女兒箱。

光按：據云此詩與周莘丈「臺陽竹枝詞」第一相同，恐係抄誤。

風光絕勝說埔城，樹裏湖容一片明。擬刺朱家船子去，萬荷花裡讀書聲。

好吟亦是太癡生，筆墨因緣記不清。誰把四絃彈夜月，新詞唱遍赤崁城。

光按：此詩據云與周莘丈「臺陽竹枝詞」第四相同，恐為抄誤。

竹邊竹接屋邊屋，花外花連樓外樓。客燕不來泥滑滑，滿城風雨正騎秋。

一劍霜寒二十秋，大王風急送歸舟。雄心尚在潭邊樹，夜夜龍光射斗牛。

光按：此詩係描述荷蘭插劍的故事，康熙五十五年陳夢林纂「諸羅縣志」云：「劍潭（今臺北劍潭）在大浪泵社（今臺北

市大同區內）二里許划蟒甲以入登岸數百步有潭，潭之畔有加多樹高聳障天，圍合抱。相傳荷蘭開闢時插劍於樹，樹忽生皮包劍於內不可復見。」

附記：上臺灣竹枝詞四十首，據云原有百首，丘琮在他的「倉海

先生丘公逢甲年譜」說是：「光緒三年，（逢甲）十四歲。應童子試，受知於臺撫兼學使丁日昌，補弟子員赴試。時沿途尚須潛齋公背負。試古學，全臺第一；以公年最幼，送卷最早，丁中丞特命作全臺竹枝詞百首，日未晚已成，驚為才子，甚期許，贈東寧才子印一方。」但在丘菽園的「揮塵拾遺」則謂：「記歲丁亥，灌陽唐公薇卿（名景崧，號一作維卿），以部郎請纓出閣回，擢為臺澎道，下車觀風，題臺灣竹枝詞。時南郡有妙妓四輩，同人約仙根能三日內作竹枝詞百首無舊語，當遍召諸妓觴之，仙根笑諾。自甲夜至丙夜，已畢百首，詞皆新艷可喜，同人遂如約。」綜上所見，似以後者較為可信。

2. 其他

碧雲寺題壁

辛卯首春，招同賴俊臣、徐炯爾、賴遠瀾、蘇祥其、王師竹、林行仁遊玉枕山，由大仙巖抵碧雲寺。

策杖來探海外奇，春風吹客出城時；路從虎墓穿林曲，泉繞麟巖下澗遲。窺井少酬諸葛志，攀雲同賦大蘇詩；莊嚴尚鮮開山手，何處談禪覓戒師。

携朋如作竹林游，布襪青鞋興致幽；巖翠滴人雙袖濕，海光朝佛一龕收。三更嘯月猿歸洞，半榻眠雲鶴共樓；尚有向平心事在，名山未敢久淹留。

光按：碧雲寺即今嘉義縣關子嶺附近之碧雲寺。

宿碧寺疊前韻

聞說新巖境更奇，筍輿未及斂昏時；鴉駭落日栖林早，龍帶歸雲入洞遲。一路烟霞春引夢，萬山風雨夜催詩；天花散盡禪心靜，丈室維摩是我師。

麟尾鳳頭次第游，最欽寄處最清幽；滿庭花影天香墜，半夜鐘聲佛火收。古澗吐雲藏寶刹，空山吟月憶瓊樓；題詩塵壁存鴻爪，也當

東坡玉帶留。

和唐維卿五妃墓詩

玉帶歌殘弔古祠，五雲散後賸荒碑。地宜崖海余妃墓，人比湘江二女祠。三尺土乖同穴望，百枝籤乞進香詩。淒涼魁斗山頭路，十首哀吟范九池。

光按：五妃廟即今臺南市五妃墓；唐維卿即唐景崧。

索畫梅花

江山跌宕臥中遊，向暖南枝憶故邱。憑仗春風一枝筆，扶持鄉夢到羅浮。

遺事感賦

贖宅何須費百千，樓頭酒客正酣眠。西州曾灑山邱淚，零落羊曇更十

年。

竹垣雅集

長安消息動輪蹄，柳未成陰草未齊。風雨南來人北上，詩心留駐竹城西。

光按：竹垣即新竹城，今新竹市。

與平山近藤二君及同志諸子飲香江酒樓兼寄大隈伯相犬養春官日本東京

誰挾強亞策，同洲大有人。願呼兄弟國，同抑虎狼秦。慷慨高山淚（日本有高山正之其人維新先進也），縱橫大海塵。支那少年在，且晚要維新。

丘按：此詩作於今歲庚子之春。光按：庚子即係清光緒二十六年。